

“零经验”团队的大制作

本报记者 姜燕

焦波一直说，应该讲讲我的这帮年轻人。“他们这帮孩子，这一年也就是为了一个梦想，这个梦想到底美在哪个地方，他们不知道。这一年也没有说一定会得到什么，但他们就在这个未知数上努力。不说别的，现在这个时代，愿意在农村住上一年的孩子，又有几个？”

平均年龄21岁

展开《乡村里的中国》团队名单——
焦波:总导演,1956年
刘晓晨:制片主任,1990年
剧奎博:导演、剪辑、摄像,1987年
李梦龙:导演、摄像,1988年
陈青:导演助理,1992年
刘明富(北川):摄像,1996年
当时,除焦老师外,摄制组成员平均年龄21岁,在拍摄花絮里,他们这样骄傲地写道。
其中除剧奎博拍过短片外,其他人都没有拍摄纪录片的经验,知道的人称他们为“零经验”团队。

片子获奖后,观众对这支团队大呼不可思议,纷纷问:“你们这帮学生是不是北京大学的、北京电影学院的,或者是中国传媒大学的?”当听说他们来自四川传媒学院和淄博职业学院时,更是一声接一声的惊叹。北川当时只有15岁,承担一个机位的任务。他是汶川大地震中的孤儿,焦波在北川拍摄地震孤儿时,收他为徒,现在他在北京,和焦波的其他几个孤儿徒弟一起办过影展。

焦波说:“每个孩子都很聪明、执着,我一直说,技巧和技术是次要的,学起来也简单,重要的是真情和投入。”

尝尽酸甜苦辣寒

在这个农家小院里,几个年轻人跟着焦老师养狗、养鸡、种菜、做饭,过了一年的农家生活。花絮里,养的鸡杀了,他们在树林里架起锅,煮鸡吃。洗澡的地方就是两间房中间拉个帘子,冬天洗澡要去县城,开个房间轮流洗,但怕人走了漏拍镜头,不敢轻易去,每次间隔总得十几天,估计着这天大约不会发生



■《乡村里的中国》摄制团队,左起刘明富、李梦龙、刘晓晨、剧奎博、陈青、焦波

大事才去。刚住进村时还没取暖设备,冻了半宿腿还是凉的,焦波说,这个腿放到那个膝盖下边,暖和了,再换过来。

电影局领导说,太心疼这些孩子,一定找个厨师给做饭。焦波说,找个厨师一个月3000元,舍不得。于是大家排班做饭,小北川也不例外。有时候,年轻人犯懒了,焦波就说,走吧,开上车,下馆子去。到了邻村一个小饭馆,花四五十元钱,点几个菜,吃完再开回去。

在淄博职业学院招人时,焦波说有多么苦,都没纸用,吓得陈青特地买了一提纸带去。拍完了,陈青说:“焦老师,没您说的那么苦,跟您没少吃肉,也没少让人请客。”

是老师也是父亲

在这个团队里,焦老师既是总导演,又是老师,又是父亲。片子需要拍朝霞和晚霞。当时清晨5点天亮,拍朝霞必须凌晨4点起来。“每天早上,我早早起来看天快亮了,今天似乎有朝霞,就犹豫着叫不叫他们。走到他们窗

下,又退回去了,想着让他们再睡一会吧。再去,再退回去。最后一看,再也不能等了,只好一咬牙,叫他们起来。这帮孩子穿上衣服,拿着机器就出去了。”

村民们都知道,“村儿电影社”的灯光是全村灭得最晚的。每次村里有一事,无论到多晚,他们都跟,凌晨两三点,去拍村民生病送医院,拍卖樱桃,从没含糊过。

焦波担心安全,每次都跟车出去,刘晓晨说,您别跟着。焦波说,跟着我放心,有什么事我还能保护你们。幸运的是,一年来,唯有一次,房东张光爱的牡丹花被盗了,剧奎博他们一听说,马上坐上老百姓的摩托车去追,结果从山坡上掉下去,剧奎博把腿磕伤了,但人摔了还不忘保护机器。

佩服他们的沉稳

焦波最佩服的是他们的沉稳,无论现场多乱,他们从来都是不慌不乱来拍摄。“叫我为观止。要是我,可能就乱了分寸,有时候



■热心村民客串摄影助理,用铁锹挡光

焦波解读,他对土地是一种既爱又恨的感觉,因为太爱,所以当达不到期望时,他才恨。但当人们伤害土地,把树“杀”掉往城里运,破坏山林时,他愤慨地说“完了,子孙后代就完了”。

“当有人伤害它时,他是坚决不让的,那份感情有多深?其实他内心非常爱这片土地,比那些喊口号的人都爱,这种感情太复杂了,为什么就不能在艺术作品里让人说一句‘我不喜欢’?”焦波由衷感叹。

最佳编剧

有人看了片子,大惑不解地问:“焦老师,你咋能导得这么好?”

焦波说:“我从来没导演过任何一个场景,没写过一个字的策划,没编过一句台词,这些都是真实生活的自然流露。”

没有比生活本身更好的编剧了。

剧中人杜滨才来自单亲家庭,这是他初遇焦老师时就说了的。他两岁时,母亲因受不了父亲的精神病,选择离婚,杜滨才由父亲一手带大,长大后却总对家庭和父亲不满。从学校回家,没说两句话就对父亲发火。父亲杜洪发是个内秀的人,多年来照顾儿子,神情上多了母性的安详细腻,许多人都喜欢这个人物。

到了大年初一村里联欢会时,杜滨才突然上台,拿起话筒。“音乐响起,我第一反应是,我没听过这首歌。”22岁的制片主任刘晓晨说,虽然他看到节目单上写着《父亲》这首歌名,但他想到的是另外一首主旋律歌曲,所以团队一点准备也没有。

“总是向你索取 却不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 爸爸 谢谢你”

杜滨才在台上唱,村里人在台下哭,大姨大婶们拉着袖子抹眼泪,杜滨才的父亲也想哭,但又强忍着,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。

剧奎博还说‘焦老师你别说话’——他们能处理得好,可能我插进去,反而会扰乱他们的思路。”焦波尊重这些年轻人,会听从他们的意见,他们也尊重焦波,在不明白的时候服从焦波对社会的理解。

焦波评价剧奎博“很有想法,这个孩子叫人放心”,每天安排得特别好,把当天拍的片子剪好输到电脑里去,输完后给所有机器充上电,第二天拿上就走,连充电器放得也很有条理,就连扫地都用小喷壶扫得干干净净。最后剪辑,焦波交给剧奎博一个人完成,“我只信得过他。”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剪出93分钟的片子,交了一份初稿,焦波挺满意,“我没想到的他想到了,我想到的他做到了,配合就这么默契。”

李梦龙也是,看了上千部电影,说话很有思想。李梦龙和房东张光爱相处得很有感情,房东生气,李梦龙直接就劝她。说也有缘,房东不听别人的,还就听李梦龙的。临走时,李梦龙隔窗给她磕了个头,她硬是没敢出来,躲在房里哭。

6人登台同领奖

焦波一直拿获奖鼓励他们,虽然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。他承诺,要是能获奖,就领他们去领奖,没去过西藏,再去西藏逛一趟。所以,今年一听说广州纪录片节入围了,而且是开幕影片,焦波就兴奋了,他知道开幕影片的分量,那说明肯定有奖。

“我说走,咱都去,一起上台领奖。”小北川一年没理发,为此理了发,穿上小西服,特别精神。

可那次要求只能派代表上台领奖,眼看美好愿望将成泡影。最后关头,焦波打出了“亲情牌”,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一位四十来岁的现场女导演。“你真想让他们上?”“真想!”得到同意后,焦波迅速召集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准备给他拍照的孩子们,在登台前1分钟集结完毕,喘着气排队上了领奖台。

“有人领奖时说,工作了35年才拿到华表奖,有的说我就没拿过华表奖,今天还是没拿到。我和孩子们说,咱们很幸运。”焦波说。

(上接A14版)

早些年,杜深忠为了给儿女交学费,每到快开学时,就到莱州打一两个月工,给人剥玉米壳,干的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干的活,挣几百元钱就回家来。“拼命,我5年就掉13颗牙。”所以,他盼着儿子走出农村,就像他自己当年也渴望走出去一样,他对儿子说:

“咱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,所以说我多么盼望你走出去,学习期间一定好好努力。”

“我失败了一辈子,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,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。”

爱恨交织

春天里聊天那次,杜深忠聊到兴浓时说:“我有句心里话给你说下,但你把机器关掉,录音笔关掉,这话上不了台面。”焦波说“行”,就给关了。

“杜深忠说,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,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,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。就是没办法,无奈。如果有什么,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计出去上学?”

焦波又一次震惊。
“我说,兄弟,你这话太深刻啊。你这话不丢人,我希望你这话在适合的时候说出来,我录在片子里,我从来没听人说过,将来说出来会很震撼。”

更让焦波感慨的是,杜在过年时有感而发,顺势表达出来,一气呵成。每次电影放到这里,都是全场鼓掌。中国纪录片之父亲徒兆敦说:“哪个编剧能编出来,哪个演员能演下来?那个长镜头,看了几次都鼓掌。”

“以往都说海军爱海洋,学生爱课堂,农民爱土地。看到这里,很多教授说,这句话颠覆了传统教育中的说法,颠覆得让人心服口服。”焦波说。

“现在土地能给予他们什么,现实他们能得到多少,守着土地得不到什么,又使人伤心。”影片中杜深忠对土地的情感发人深思。

最后,《乡村里的中国》不但获了一大堆奖,还通过了审批,拿到了龙标。

他们自己也诧异,片子里村民有不少惊人之语,竟然一字未删。

比如,房东张光爱挨打调解未成后,怨骂:“早晚等着出了人命才是理,不出人命的时候没有理,我是看透了法律。”

杜深忠说到卖化肥的:“这些东西咱知道真假吗?每次下来后,都说我是哪个科学院的,我是哪里的教授,实际上都是推销化肥的。”

还有,包村干部魏自军主持修村里的小广场时,撑着把小花伞,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看的“黑”镜头。

有人说,这是否说明了审查机关的胸怀比以前宽了。焦波说,干了30多年记者,他知道政府希望要什么。“一个有良心的纪录片导演,不能为了迎合审批昧着良心,要反映老百姓生活的真实,但要知道边缘在哪里,不要迈过。否则,片子连和大家见面的机会都没有,何必呢?”这,可能是大巧不工的焦波唯一的技巧。

拿到龙标

开拍之前,焦波鼓励他团队里的这些孩子,说“咱争取拿龙标”,刘晓晨撇嘴:“就咱这些人,还拿龙标?”龙标即出现在电影片头的绿底龙头标志,因其上面写有“公映许可证”以及电审字号,一直被视为是电影的“准生证”。